



# 龍樹《六十頌如理論》

## 第十講

宗薩欽哲仁波切

時間：2015年10月1-7日

地點：尼泊爾加德滿都

翻譯：西遊譯文

© 悉達多本願會版權所有

本文版權屬悉達多本願會所有。讀者僅可為個人學習之目的而複製、保存。  
除非取得悉達多本願會的正式授權，不得以營利或非營利的目的，複製、印刷、  
出版、翻譯或製作衍生作品（例如錄製有聲讀物）。



## 了義與不了義教法

諸佛隨需要，而說我我所；蘊處及界等，亦隨需要說。（33）

說大種色等，正屬識中攝；了知彼當離，豈非邪分別。（34）

唯涅槃真實，是諸佛所說；謂餘非顛倒，智者誰分別。（35）<sup>1</sup>

如果你們有意研讀佛法，這其實是佛教哲學中蠻重要的一點。事實上，即使只是做為一般佛教徒，了解這一點也很重要。我想這是現代人尤其需要了解的，也是西方佛弟子應該了解的。佛陀的教法有兩種探討方式，一種是權宜的教授（不了義），一種是直接的教授（了義）。這個文化或習慣是很多現代或者說西方科學、哲學中所沒有的——我是這麼認為的，不過或許這只是我個人的想法。我認為西式科學或哲學的探索方式總是追求真實、絕對、實際的意義，那是他們的目標，但佛教並非如此。在佛教裡，有太多佛陀教導的教法與實際意思毫不相干，這稱為不了義。或許說「扭曲」有點不對，不過這些教法並非真正闡述實際的實相，但又導向實相。有太多這類的教法，而且它們非常重要！

不僅現代人，如今甚至是傳統上很習慣於這種方式的藏族人，他們似乎也在遺忘這些。幾年前有位西藏學者，名字好像是擦瓦單佑，他寫了許多駁斥佛教的東西——其實他是藏區宗薩佛學院的學生。我得說，他寫的好幾本書都挺讓人印象深刻的，其實我還挺自豪他在我的佛學院裡學習過。他是那種很有反骨的人，真的在批評佛教、佛教哲學，然後就有很多佛教支持者被激怒，反過來駁斥他，有非常多駁斥他的文章和書籍。但是我想問題的根源在於弟子們忘了佛陀的教法有兩種型式：一種

---

<sup>1</sup> 《六十正理頌》，聖龍樹菩薩造頌，任杰漢譯。餘下引用根本文的出處亦同，不另行標注。



是不了義，一種是了義。所以那位學者用來攻擊佛教的所有工具，恰恰都是龍樹、無著和佛陀本人用過的，他只是把用詞稍微改了一下。我記得有些學生在讀到我的第一本書《近乎佛教徒》（或譯《正見》）時，對於我說佛法或佛教之道有如安慰劑一般，也有點震驚。所以其實那位學者的駁斥毫無新意，實際上只不過是龍樹等大師們教導過的工具而已。

佛陀關於業力、轉世、阿彌陀佛淨土（西方極樂世界）等等的教法，都是不了義的教法。這些偈頌所表達的就是這一點。

譬如說四法印，其中「一切和合事物皆無常」、「一切情緒皆苦」這兩個法印比較屬於不了義教法，不是勝義諦，比較像是一種計謀。即使在剩下的「一切事物皆無自性」和「涅槃超越邊見」這兩個法印之間，「一切事物皆無自性」和最後一個法印相比，也幾乎是不了義的。這就是這些偈頌在表達的。所以事實上，只有苦的滅止才是實相。

不過，這只是這部論典裡所說的。在其他佛經裡，佛陀說過，那些相信四法印的人，猶如看著一堆垃圾卻以為是珍寶。所以要駁斥佛法、佛陀，是非常非常困難的。你總是可以挑出部分來試著駁斥，但如果你真正了解佛法的全貌，就不可能駁倒佛法。你可以問佛說：「所以當您在談業力和轉世時，只是在玩弄伎倆嗎？」佛會說：「是的。」然後你可以問：「為什麼要耍花招呢？」他會回答：「因為你在受苦，而你想要擺脫苦，不是嗎？所以我用花招把你引誘過來。」這是他會說的，所以你能怎麼反駁呢？

做佛教徒就代表「諸惡莫作」嗎？回答是弱弱的一個「對」。那麼，身為佛教徒就代表要「眾善奉行」嗎？回答還是一個不那麼確定的「對」。因為真正的見地超越善惡兩者，但是為了眾生的利益，為了引



領眾生，佛陀甚至提到了「我」、「我所」等種種分別，佛陀教了我們蘊、界、處。

為了引導眾生，佛陀甚至教導了各大元素。在某些佛經中，對於各大元素有非常詳盡的教授。像是在《阿毗達摩》中，就非常深入地講解了形而上學。佛陀可能說「這身體只不過是五大元素」之類的話，但這並不表示佛陀在說五大元素真實存在。對特定的聽眾，對非常執著粗大色身的聽眾，佛陀會說這身體只不過是五大元素。然而，即使是元素，最終也會分解。於是你問佛陀：「那麼事物是如何產生的呢？」「緣起而生。」

## 非理作意即是魔行境

何時意動搖，爾時魔行境；若於此無過，有何不應理。（36）

大家知道六度波羅蜜的順序，首先是布施，然後是持戒等等，即使順序也有其目的。一直以來，最重要的是第六項智慧波羅蜜。但對一般人來說，如果你說一切都不存在、都是空性，大多數凡夫無法接受，所以佛陀的手段是：「對於無明眾生來說，最容易且明顯可見、能夠理解並能做到、能欣賞和產生共鳴的是什麼？」是布施。不論是否有宗教信仰，不論是否為佛教徒，布施都被視作一種善行——能讓自己快樂，也讓別人快樂，所以是件好事。這就是為什麼第一個教導的是布施波羅蜜，然後是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，最後是最主要的主菜：智慧。

直到你有智慧之前，一直都會有所謂的「非理作意」（藏 tshul bzhin ma yin pa yid la byed pa）。這是很棒的用語，意思是：不是以事物的實相來觀待事物——這是意譯。看著無常，卻認為它是恆常，即「非理」。看著骯髒的東西，卻認為它是乾淨的；看著毫無依據的東西，卻認為它是「我」——直到你有智慧之前，一直會有這種不如實觀待事物的習



氣。

「何時意動搖，爾時魔行境」，只要你有這種不如實的觀待，就一直會有「魔行境」。要知道，佛教徒並不相信有真實存在的魔。對佛教徒來說，這就是魔：基於「非理作意」來看待事物，即是魔的顯現。而一旦你知道事物是緣起而生，你就知道它們不是真實地生起。基本上，龍樹是在說，所有事物都有點像雞生蛋、蛋生雞。哪個先呢？你不能說是蛋，也不能說是雞。所以在雞和蛋之中，哪個是萬能的因、最初的起源、真正的成因？順帶一提，薩迦派的傑尊仁波切札巴嘉岑有一首非常優美的道歌，用了雞和蛋的例子來解釋空性。

對於那些真正接受沒有真實的生起的人來說，既沒有過失，也沒有惡魔的業行。

世間無明緣，是佛所說故；此世謂分別，有何不應理。（37）

這一偈是對於所謂輪迴的極佳定義。基本上它說，所謂的輪迴只不過是分別念（藏 rnam rtog）的延續——像是概念，更像一種痴迷、一個幻覺、一種罣礙。輪迴純粹是一種罣礙。

無明若滅時，行等亦當滅；無明妄分別，如何不了知。（38）

不再有無明時，也就不再有無明的投射。當你醒來時，就不再有夢。你所夢到的，在你入睡前、熟睡時以及醒來後，都從未存在過。

諸法因緣生，無緣則不住，無緣故即滅，如何計彼有。（39）

和合的事物、和合的現象（有為法）——換句話說，就是依賴因緣的現象——當它們貌似生起時——我要解釋一下「貌似生起」的意思，我必須讓大家理解這一點。「顯現為生、顯現為住、顯現為滅」（藏 skye



ba snang, gnas pa snang, 'gags ba snang) ，這個詞用得真好：貌似、似乎、表面上的；貌似生，貌似住，貌似滅。例如，這塊板子和四支腳組合起來，然後用來放這些杯子、湯匙等東西，就有桌子表相上的生起或安住。「顯現為生」，這是如此重要的詞。

試著想像，第一天你走進來時，我坐在這張桌子上，桌上沒有這些東西，你會想「這些人顯然放了張奇怪的椅子給仁波切坐」。這都取決於它是如何被組合在一起而定。如果你在這桌上放個座墊，加上最大的因：我的屁股；如果我的屁股坐在這板子上，這顯然就是椅子，或者其實應該說是「法座」。現在如果我摧毀這些，把它砍成碎片，看起來就有桌子的滅。明白嗎？所以龍樹的說法是「這個東西、你、我都是顯現為生，顯現為住」，只是顯相而已——顯現為生、顯現為住、顯現為滅。

抱歉，這是末法時代。如果是佛陀那樣的大師，甚至是我自己的上師們，他們什麼都不必說，弟子就會獲得加持和教法。而現在像我這樣的人，不止是說，甚至還得做示範，因為我沒有那種能力。幸好我沒有可以用來示範桌子是顯相的斧頭。

所以當你說「有一張桌子，一張真實存在的桌子」時，到底是什麼意思？這就是問題所在。它只不過是個顯相。因此，下一偈有點是在嘲諷印度哲學派系中的數論派。

設若說有師，執法為實有；安住自宗道，於彼毫不奇。（40）

數論派是非常、非常重要的學派。印度的哲學系統非常複雜，非常特別。總之，按照龍樹的說法，他是在嘲笑數論派。數論派討論神我（puruṣa）、真我（ātman）這些特質的存在，而龍樹覺得這些都沒什麼特別的，只不過是顯相而已，只是顯現為生住滅的顯相，數論派的推論毫無



奇特之處。

依止諸佛道，說一切無常；興諍執實有，彼極為希奇。（41）

如果一個人追隨語自在、人中牛王、兩足尊、渡輪涅大海者、滅所有怨敵者、善逝、世間解、超越時間者、調御丈夫、唯一值得結緣的對象——我只是盡量給你們一些古典用語，你們應該習慣這些用詞——他的追隨者至少會知道「一切和合事物無常」，由而逐漸明白「一切皆無真實存在的自性」。通過這樣的了知，一個人就能放下對如幻事物的一切執取。唯有這個才是值得頂禮的。

於此彼隨一，觀察不可得；諍論此彼實，智者誰肯說。（42）

聽聞這一偈時，要謹慎一些。首先讓我很快地講一下這一偈。

如果你分析出沒有任何事物是真實存在的，那麼你就永遠不能說這是唯一的實相，因為甚至連實相也都不存在。如果實相不存在，實相怎能被教導呢？而如果實相不能被教導，那麼我們就永遠不能說：「你的實相是錯的，我的實相是對的。」這個偈頌即是對《金剛經》所講內容的闡釋。

中國人會讀《金剛經》，所以應該對此十分熟悉。佛說完種種法之後，佛問須菩提：「我說法了嗎？」須菩提說：「沒有。」然後佛說：「對，你說對了！」

所以問題又回來了：那我們在這裡是在做什麼呢？因為我們請了法。為什麼要請法？因為你在受苦。這一點太重要了！佛陀說法從來不是因為他了知實相，佛陀說法的唯一原因是出於悲心。



## 遠離一切邊見

諸有不依止，執我或世間；嗚呼是被常、無常等見奪。（43）

這個偈頌是如此的珍貴。那些不懂緣起的人會發生什麼情況？他們會落入四種不同的陷阱，或者至少是兩種不同的陷阱。那些不懂緣起的人會認為事物恆常存在，這是第一種陷阱。那些不懂緣起的人還會落入另一種陷阱中，即認為一切事物都是無常的——這是非常重要的論點。智者必須超越恆常，這是當然的，但也要超越無常，要超越兩者皆是、兩者皆非。

大家可以看到，這些是對空性非常深入的學習或探討方式。如先前所說，對空性的理解和證得可以來自加持與虔心，那是最好的方式，會省去很多麻煩，你真的應該仰賴那個方法。但是對於追捧「懷疑」潮流的人來說，像是那些《紐約時報》、《衛報》以及杭士基<sup>2</sup>的讀者，也許還有心胸狹隘的科學家，還有衛道主義的佛教徒——也許我該說英國的衛道主義佛教徒——清教徒式的美國佛教徒、愛面子的中國佛教徒，以及偽善的藏族佛教徒，對他們而言，唯一的方法是透過論證、聽聞、思惟。而就論證而言，我會說最上的方式就是分析「生起」——那真的是最重要的論證。

要記住，當我說論證的時候，是在談「存在」和「真實」的定義，尤其是要記住關於「真實」的定義：如果一個東西是真實的，它就不能被改變，它不依賴外緣，不是造作而成，是恆常的。它必須如此，它不能夠受制於時間和空間。永遠要記住這點。因此，沒有任何事物真實存

---

<sup>2</sup> Noam Chomsky，美國哲學家、語言學家。





在，沒有任何事物真實生起，沒有任何事物真實安住等等。

以這種方式來看，其實相當簡單。邏輯很簡單，僅此而已。但是要真正懂得這個邏輯並能運用在情緒上、實際情況上，我們還需要其他的東西。

## 福慧雙修

佛陀可以寫一本關於「沒有任何事物真實存在」的書，那可能會令人歎為觀止，但是佛陀看著其他有情眾生，知道他們不理解「事物不真實存在」，因此招致這所有的苦，所以這有點像是佛陀煞費苦心開了不同劑量的「沒有事物真實存在」的藥方。這也是為何積聚福德資糧之道能和智慧如此契合。

這真的很不可思議。如果你想想，我們的上師們可以整個上午都在教授空性，也許從早上七點直到中午都在教導空性，到了下午，上師們卻對供品的數量、供品的清潔度、供養的方式、供養的動機等等的一切變得吹毛求疵起來！你想過為什麼會這樣嗎？一整個早上都在談沒有事物存在、什麼都不存在，到了下午卻變成「你要做這個」、「你要做那個」、「我們需要這個」，「我們需要那個」、「我們需要酥油，需要青稞，需要花」等等，這兩者是怎麼共存的呢？這就是彰顯佛法豐富性的表徵之一。

\*\*\*